时空走廊

朝气蓬勃的人造就自信豪迈的国

关山远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伟大朝代，鲜为人知的是，唐朝开国之初，北方有一个疆域与兵力远远超过唐朝的突厥汗国，后者的实力甚至越过汉朝的最大威胁匈奴。汉朝灭匈奴，历时数百年方成，但唐灭突厥，却一战定天下。

应该拍一部唐灭突厥版的《勇敢的心》，这颗勇敢的心，属于主持这场战争的李世民，也属于已远去的那个自信豪迈的大唐。

一

扎心了……

短短4年内，突厥颉利可汗从遥远的北方，两次来到长安。第一次，率千军万马，杀气腾腾，兵临城下，貌似一切尽在掌握，雄霸天下的征服者感觉；第二次，已成俘虏。

真是戏剧性的命运！

突厥汗国六世纪中叶崛起于漠北，公元540年，“突厥”这个词始见于中国史册。突厥最初为游牧民族柔然汗国的臣属，公元552年，突厥打败柔然，建立起幅员广阔的突厥汗国，最盛时疆域东至辽海（辽河上游），西至咸海，包括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庞大草原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被史学家称为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草原霸主。

在很长时间，突厥是南方汉民族的噩梦。他们自称是狼的后代，确实狼性十足，既凶悍，又狡猾。跟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草原前霸主匈奴相比，突厥与中原的关系更密切，既时不时南侵抢钱抢粮抢人抢地盘，又发展出更高级的“玩法”。《隋书》中记载了突厥可汗得意洋洋的话：“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意思是：南朝的北齐、北周，实力既无法与我突厥抗衡，又希望在与对手的竞争中争取得到我突厥这样一个外部的强援，所以争相向我进贡、“孝顺”，就相当于是我的儿皇帝，我们突厥虽处苦寒之地，但一点都不穷嘛。

在当年，突厥绝对是一个稳赚不赔的庄主角色。突厥崛起时，“五胡乱华”的历史结束不久，汉民族因为分裂承受的长达300年的灾难，随着隋朝的大一统，眼看要结束，但隋朝旋即而亡，天下又陷入分裂动乱之中。本来被隋朝又拉又打、弄得分裂成东西两部分的突厥，又找到了翻盘的机会。

当时天下大势是：隋朝末年，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各路军阀豪强，为了争取突厥的军事支援，都纷纷当起了“带路党”，奉突厥可汗为老大。许多逃难的中原人，纷纷跑到突厥，充实了他们的力量。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等国，也都臣属于突厥。一时间，突厥兵力达到历史峰值，《旧唐书》上写道：“（突厥）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

内有百万雄兵，外有诸多内应，突厥感觉好得爆棚。哈佛中国史系列《唐朝：世界性的帝国》一书中这么写道：“突厥于是让中国竞争者们相互争斗以稳固自身的地位，收取礼物，削弱中国，确保不论是谁获得中国的权力都欠他们的人情。”

昨天帮这个打那个，今天帮那个打这个，时不时也自己单干，南下大砍大杀大掳大掠。何平导演、姜文主演的电影《天地英雄》，就是讲“带路党”、王学圻主演的土匪头子勾引突厥骑兵袭击唐朝使者与武士的故事。电影中的突厥军队，旗帜、兵刃上都有狼头图案，服饰多为黑色，显得异常冷酷、神秘与强悍。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开始有了唐朝。620年，突厥颉利可汗继位，此人性格强悍，又擅权谋，扶持了一堆地方势力，自己也不时率突厥军队侵入唐朝境内。唐朝缔造之初，地盘很小，主要就是在今天陕西山西等地各一部分，突厥大军一来，整个唐朝北方都为之震动。

但颉利遇到了他一生最可怕的对手——李世民。

二

唐朝人热爱歌舞，包括皇帝。公元630年，接到前线捷报后，大唐皇宫一片欢腾，趁着酒意，太上皇李渊抱起琵琶亲自演奏一曲，皇帝李世民则亲自下场跳舞助兴——这不是演义，《资治通鉴》上记载的。当时快马来报：前头捉了颉利可汗！

关于颉利，还有一个细节：公元633年冬天，又是一番酒足饭饱后，李渊说：颉利可汗，你跳个舞呗。这个高级俘虏，只能强颜欢笑，下场尬舞一场。史载，当时李渊笑得合不拢嘴。

李渊没理由不开心啊。之前，“颉利可汗”，是让他双股战战、闻风丧胆的名字。

唐朝初建，实力不行，只能曲意奉承突厥，李渊还派人去给突厥送厚礼，承诺说如果攻占长安，所有金银财帛全归始毕可汗（颉利可汗的哥哥）。这是李渊日后不愿再提的奇耻大辱。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唐朝给突厥“前后饷遗，不可胜纪”，无数金银财宝献给始毕可汗，算是交“保护费”。始毕可汗的使者“恃功骄倨，每遣使者至长安，多暴横”，根本不把唐朝放在眼里。颉利可汗继位后，仍然瞧不起唐朝，收了保护费，还要越过唐朝边境烧杀抢掠。

李渊又恨又气又怕又没办法，有人建议迁都，理由是：突厥年年打来，就是看中了长安这地方有金银和美女（府库及好女子），如果离开长安，那突厥好战之心就会停止。李渊信了，安排人去考察首都新址，众大臣均赞成迁都，但李世民坚决反对，他说：“夷狄自古就是边患，没听说过周、汉因此而迁都。”他承诺：给他几年的时间，一定将突厥可汗擒来！

果然如此。

狭路相逢，有许多理由畏惧退缩，比如时机不成熟，比如输了怎么办，比如忍让一下对方就也不会苦苦相逼了……但李世民选择了亮剑。

李世民与突厥交手多次。在他还只有16岁的时候，隋炀帝杨广北巡，被突厥包围在雁门城，形势危急，突厥人的箭都落到杨广的龙椅前了。各路军队开始勤王，其中就包括李世民。当时他对主将提议：咱们兵马少，可虚张声势，让敌人感觉我们的援军铺天盖地杀过来了。主将采纳了。经过各种努力，突厥退兵。

在此后对突厥和突厥扶持军阀势力的战争中，李世民把心理战运用得堪称完美。有一年突厥大军压境，唐军人少，张皇失措，眼看就要溃败。李世民说：现在不能示弱，决不能让对方看到我们胆怯。他一人骑马跑到突厥军前搦阵，大呼：颉利可汗，我就是大唐秦王，听说你很能打，出来单挑！颉利怂了。

最凶险的一次，是在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刚刚登基，颉利可汗亲率十万人马来袭，一直打到长安城外的渭水边。长安当时兵马甚少，全城大震，人心惶惶，皆以为此劫难逃。越是危急，越是冷静，李世民率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等六人驰马出玄武门，到达渭水，与颉利可汗隔水对话，斥责他负约。这时唐朝军队开过来，旌旗鲜亮，兵甲闪耀，部队整肃。突厥兵大惊。唐太宗指挥大军退而列阵，单独与颉利可汗按辔而言。一番交谈后，两人达成协议，第二天，双方杀白马，在便桥盟誓，颉利可汗引兵退走。

这就是著名的“渭水之誓”，李世民与颉利可汗两人到底谈了什么，让长安免除一场兵灾？香港作家黄易在小说《大唐双龙传》中写道：盟誓前夜，颉利可汗非常忌惮的“大唐双龙”寇仲和徐子陵来到突厥大营，承诺只要突厥退兵，寇徐二人便退出江湖。颉利可汗答应，3年之内不侵犯唐朝。当然，纯属虚构。唐代笔记小说《隋唐嘉话》则写道：“突厥至渭水桥，控弦四十万。太宗初亲庶政，驿召卫公问策。时发诸州军未到，长安居人胜兵不过数万。胡人精骑腾突挑战，日数十合。帝怒，欲击之。

> 至今，海外仍称华人为“唐人”。后代中国人为唐朝自豪，唐朝人的自豪感，更不用说了。试想想：广袤的华夏大地，饱经300年分裂之乱蹂躏，人命贱如草芥，突然因为大一统而迎来了国强民富、政治清明的盛世，谁不感到生逢其时、万般珍惜？

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潜军邀其归路。帝从其言，胡兵遂退。”

也就是说，当时卫公（李靖）鉴于敌众我寡，建议不要打仗，把国库里的金银全部给突厥人，花钱买平安。李世民同意了。所以说，“渭水之盟”虽然是一次漂亮的退敌，但对李世民来说，充满了耻辱。他要等到时机成熟再雪耻。

4年后，时机成熟了，李世民派李靖统兵十余万人北击突厥。李靖不愧为一代战神，上演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长途奔袭战，大败突厥，杀得颉利可汗独骑逃走，途中被活捉，东突厥就此灭亡，唐朝开拓国境直至大漠。公元657年，唐军远征中亚，又灭掉西突厥，将西部疆域，扩展至咸海沿岸和伊朗高原的东部。之后又冒出一个后突厥，745年，被唐灭掉。

三

没有壮烈战争的洗礼，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的崛起。

唐朝得以立国，离不开一场又一场恶仗苦仗，剪灭各路割据势力，荡平百年心腹大患。今人读史，无不感慨唐朝军人的战斗力与血性，面对擅长骑兵作战的游牧民族，唐朝骑兵更强悍。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他们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军备，还有豪迈昂扬的气质，无论对手是谁，无论是攻坚还是阵地战，罕有败绩。在决定天下归属的虎牢关一役中，唐军对阵王世充、窦建德联军，李世民仅用3500名玄甲精兵为前锋，大破窦建德十余万众，后者仅率数百骑逃遁，随后，洛阳的王世充也被消灭。“玄甲军”从此名声大震。

《资治通鉴》这么描写“玄甲军”：“秦王世民选精锐千馀骑，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行台仆射屈突通、赞皇公窦轨将兵按行营屯，猝与王世充遇，战不利。秦王世民帅玄甲救之，世充大败，获其骑将葛彦璋，俘斩六千馀人，世充遁归。”

李世民自身就是一个堪称完美的战士，他不仅拥有不世出的军事才能与战略眼光，在历代皇帝中，他的个人战斗力也数一数二。李世民对突厥大军，敢于单骑搦战，绝对不是冲动，也不仅仅是在玩心理战，他确实武功高强。虎牢关一役前，李世民对尉迟恭说：“我拿着弓箭，你手持马槊相随，即使有百万大军又奈我如何！”李世民是个神射手，他把人射下马，尉迟恭上去补刀，同时戳翻靠近的敌人，配合默契，堪称“梦之队”。尉迟恭身后能够荣升为民间门神之一，高强的拱卫能力不是吹的。

他还是一个优秀的“侦察兵”，大战前夕，喜欢亲自出去侦察敌情，也曾经遇过险：讨伐宋金刚前，李世民带少数随从到了敌占区，随从在途中先后失散，只剩下一人还跟在他身边。某一日，两人不堪劳累，躺在一座小山丘上就睡着了，结果被敌军发现，旋即，大量敌军蜂拥而至。那不是一般的危险。

一条蛇救了未来的唐太宗：这条蛇追田鼠，从李世民随从的脸上爬过，他给吓醒了，坐起一看，敌军已经四面包围过来，大惊，叫醒李世民，两人翻身上马，夺路而逃。但追兵太多，眼看着就要追上了。

李世民在危急时刻头脑清晰的特质，此时大放光芒：他在纵马狂奔的同时，教科书一般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搭箭、弯弓、转身、放箭的全流程，而且在转身瞬间就瞄准了追兵中的一把手，一声弦响，对方应声倒地身亡。其他追兵都给吓傻了，不敢再追，李世民两人脱险。

电影《少林寺》中，展现了李世民作为侦察兵的胆大心细，但没有让他露一手彪悍的箭法，差评。

在资讯并不发达的古代，李世民的知名度却很高，堪称国际明星了。《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西天取经途中与天竺国王的一次对话：

天竺国戒日王问：“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

玄奘答道：是滴，那个秦王，现在已经是大唐天子了。

颉利可汗被生擒后，李世民的声望，达到巅峰状态。李渊感叹说：“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意思是：汉高祖那么牛的人，都被匈奴围起来狠狠羞辱了一把，我儿子居然把突厥给灭了。我把大唐帝国托付给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北方各个少数民族也对李世民佩服得不行，于是相约给李世民上了一个表示他们共同尊崇的封号：

天可汗。

四

至今，海外仍称华人为“唐人”。

后代中国人为唐朝自豪，唐朝人的自豪感，更不用说了。

试想想：广袤的华夏大地，饱经300年分裂之乱蹂躏，人命贱如草芥，突然因为大一统而迎来了国强民富、政治清明的盛世，谁不感到生逢其时、万般珍惜？

在今天读唐史，能够读到唐人当时满满的自信与自豪。

唐人尚武且诗性，骨子里洋溢着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马上皇帝”李渊、李世民是他们的偶像，尤其是李世民，就是当时国民培养矫健、英武气质的男神级教材，对比一下也真是叹息：同样是一身好武功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极大贬低军人地位，结果“好男不当兵”，北宋南宋，武风不盛，气质阴柔，在北方游牧民族前面，步步退缩。反观唐朝，遇强愈强，虽远必诛，积极进取，在历史上散发着一波又一波正能量。

这种价值观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边塞诗在盛唐形成了专门的流派。唐朝皇帝极其重视边功，重赏边关将士，激励有功官兵，唐朝的知识分子，无不向往“诗和远方”，纷纷到边塞建功立业，他们文武双全，热烈地、自觉地去追求那种慷慨激昂、富于传奇色彩的边塞军旅生活。那年头，宅男是没有地位的，作为一个读书人，谁没有摸过横刀、开过硬弓、领略过长河落日圆的景象，都会感觉此生蹉跎，白活了一辈子。

唐朝人也是中国古代少见的颇具国际视野的一个群体，一方面他们四处征战，而后沿着丝绸之路走向远方，另一方面，各国使节纷至沓来，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大都市。

有个叫王玄策的唐朝人，他的故事很经典，能够充分说明当时唐朝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此人奉李世民之命出使天竺，不料对方国家发生政变，篡位的新国王阿罗那顺，一脑子糨糊，居然袭击了唐朝使团。王玄策和另一个叫蒋师仁的使团成员成功越狱。但他们没有返回长安哭诉，而是以大唐使者的名义，到尼泊尔和吐蕃借兵，凑了八千多人，自为总管，蒋师仁为先锋，直扑天竺。阿罗那顺自认为很牛，他派出了自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7万战象部队。王玄策不怵，成功地完成了从大使到将军的转型，布下“火牛阵”，把战象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一战就让对方死伤万余。阿罗那顺遁逃。王玄策大获全胜，可以回国交差了，但他说：不，我要抓住那个坏国王。

他率领一帮雇佣兵，从印度这边跑到那边，紧紧咬住阿罗那顺不放，最后将他活捉，押回到了长安。

唐朝是这么容易被欺负的么？

遗憾的是，安史之乱后，盛唐不再，却也因此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让后人欷歔不已的故事：

在西域，与中原隔绝半个世纪的一支孤军，仍然坚守大唐的领土，唐朝使者来到这块飞地，一路上只见各州府城邑如故，当地百姓一见到使者旌节，无不夹道迎呼涕泣。与中原隔绝了几代人，他们的口音已经略有不同，而华夏衣冠服色犹然未改。父老乡亲们翻来覆去问使者的，只有一句话：“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

沙洲（今天的敦煌）的故事，更为悲壮：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廷为平定内乱，将河西诸军精锐尽数撤回内地，吐蕃趁势先取凉州，将河西与长安之联系断绝，随即逼近河西中心沙洲。沙洲守军喋血孤城，茫茫大漠之中，坚守了十一年后陷落，河西、陇右一带，就彻底从唐王朝版图中被分裂出去。在沙洲军民坚守的第九个年头，一个叫张议潮的人出生了，他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吐蕃的统治下渡过的，但他始终记得有一个大唐。沙洲陷落67年后，张议潮率领沙州各族人民起义，以大唐节帅之名克复瓜、沙等十一州。

起义成功后，他派遣十路信使，向长安出发，九路都未成功，只有敦煌高僧悟真率领的一队从东北方向贯穿茫茫大漠，辗转到达内蒙古，再转赴长安。可以想象唐朝君臣从风尘仆仆的悟真手里接过文书时的震撼与热泪。

张议潮一直在艰苦战斗，最后与唐军一起收复凉州，终于与大唐连成一体。七十岁那一年，张议潮毅然踏上前往长安之路，“满朝文武叹颂”，他最终在大唐的首都，溘然长逝。而他的亲属，一直坚守河西这块土地，直至大唐灭亡。

五

颉利作为俘虏初到长安，被李世民劈头盖脸骂了一通，他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但唐朝对这种高级俘虏很仁厚，让他们家人团聚，好吃好喝地供养着。颉利住不惯房屋，在院子里搭穹庐居住，心情很差，“常与家人悲歌对泣”，从一个彪形大汉，变成了一个消瘦忧郁的男子。唐太宗怜惜，任命他为虢州刺史，因为虢州靠山，多獐鹿等野兽，可以射猎自娱。颉利可汗推辞不去。于是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给良田美宅。贞观八年（634年），颉利可汗去世，追赠归义王，谥号“荒”——凶年无谷曰“荒”，说的是颉利可汗不修民政，年年用兵，导致国内缺吃少穿，民不聊生。颉利可汗死后，按突厥习俗，焚尸，葬于灞水之东。他再也无法回到他的草原上去了。

英雄枭雄狗熊，均归尘土，记载那段非凡历史的诗文，却永远流传下来，比如，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行》：“……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边远、荒凉之地，只需一介大唐武士戍守，就能让朝廷中有凯歌高奏。他站立的地方，就是大唐。

大唐的自信豪迈！

活·祭：侵华日军遗留化武的罪恶

本报记者邹大鹏、杨思琪

李国强佝偻在轮椅里，令人窒息的剧烈长咳仿佛要将气管打结吐出来，愤懑的目光穿透浑浊委屈的泪水，**无声地控诉着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带来的伤害**。

“我活不了多久了，可能到死也等不来一句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老人一语成谶，在受访十余天后，他的老伴儿含泪给日本律师发去了信息：从此以后李国强再也不会给你们添麻烦啦，他今天带着遗憾、受害者的痛苦、疾病的折磨离开了这个世界，让我们全家痛苦欲绝……

日军曾在我国大量研制化学武器用于侵华战争，投降前为掩盖罪行大量掩埋或遗弃，造成东北、华中、华东和华南等多地平民受害。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约有2000名日遗化武受害者，撕心裂肺的折磨让他们痛不欲生，成为侵略战争的“活祭”**，他们在和平年代承受的苦难，记录着化武的恐怖和侵略的罪行。

遗毒

作为一名身体健康的医生，李国强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幸福生活会在38岁戛然而止，从此沦为一个只能依靠药物度过残生的病患。那是1987年10月的一天，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们在工地发现了一个铁桶，当时在厂医院任职的李国强与同事一起带着仪器去检验，当打开桶后，一股刺鼻的气味迅速弥漫开来，他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侵华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毒剂。

“我吸的比较多，因为当时拿着仪器站在最前面，中毒后呼吸道严重损伤，在医院抢救了33天。”李国强不愿回忆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但这些伤痛总在深夜的噩梦中如影随形，“一提起这些事，我就想哭，我挺好的一个家被化学武器生生地给毁了！”

李国强不是第一个被日遗化武伤害的平民。

化学武器又被称为“无声杀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大规模使用，毒剂有氯气、光气、芥子气等多达40余种，有数据显示伤亡人数约130万，占战争伤亡总人数的4.6%。

虽然日本早在1925年就与美国、德国等37个国家签署了日内瓦国际公约，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但背地里却一直秘密干着肮脏勾当——在中国大量研制化学武器并用于侵华战争。

“二战后期，侵华日军将大量毒剂桶掩埋或遗弃，有的干脆直接投入了江桥附近的松花江中。”长期关注侵华日军遗留化武问题的历史学者曹志勃告诉记者，化武在东北的荼毒尤甚。

早在1950年，原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施工时，就从地下挖出2个毒剂罐，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1974年，在松花江佳木斯段疏通航道的李臣和工友们在卡住的抽泥泵中发现已经泄漏的日遗炮弹，造成多人伤亡；1976年，齐齐哈尔市拜泉县农民张岩在犁地时发现日遗化武炮弹，破损后沾染毒剂；1982年，在牡丹江市光华街施工的仲江和工友挖破一个日遗毒剂桶，毒剂溅到面部和身上造成严重损伤；2007年，吉林敦化9岁的小学生浩浩与小伙伴在河边洗澡时，接触日遗化学炮弹中毒……

“江浙一带也经常可见一些深受侵华日军生化武器荼毒的受害者，老家的村里就有不少，他们一生饱受病痛折磨。”捐助成立“侵华日军细菌化武受害者救助基金”的浙江企业家王鑫岳说。

在这些化武事件中，齐齐哈尔“8·4毒气事件”影响最为深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毒人数最多、危害最严重的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毒伤我国平民事件。

2003年8月4日凌晨4点，齐齐哈尔市北疆花园小区建筑工地施工作业时，在地下深约2米处挖出了5个已经生锈的金属桶，其中一个桶壁被挖破损，随后几个小时内，这些侵华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毒剂桶，被不明真相的民工当作废品进行了切割处理，毒剂沾染的泥土也被运到各处，造成44名接触者中毒，其中一名特重伤员李贵珍死亡，其余43名受害者虽经专业治疗后陆续出院，但这却仅仅是他们人生噩梦的开始。

活着

当时只有22岁的王成回忆说，他与李贵珍在废品站一起用锯割开了毒剂桶，不久后开始呕吐、呼吸困难，身上出现大面积鸡蛋大小的黄色水泡，溃烂流脓后出现类似烧伤症状。

“桶里有像油一样的东西，散发着类似大蒜、烂洋葱的呛人味道，被我俩倒进了废品站附近的水沟。”王成并不知道自己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有多么危险。作为重症伤患，王成等人被送往解放军第203医院救治103天后出院。虽然10多年来经历了植皮等多次手术，但他结痂的伤处仍时有瘙痒溃烂，脚踝部的肌肉无法再生。

“看到的伤疤不算啥，眼睛、呼吸道、肝肾、心脏、神经和免疫系统都有中毒后遗症，真是生不如死，每天吃药就吃饱了。”王成说。

60岁的受害者徐志夫当年在齐齐哈尔市一家化工厂当保安，曾负责临时搬运、看管这些从工地上挖出的毒剂桶，腿和手都不小心接触到了毒剂。

“后半夜身上疼开始起黄泡，那**黄泡里的水挠破后蹭到哪儿，哪就起泡再破，医院里每天换药跟杀猪似的**。”虽然时隔多年，徐志夫回忆起在医院剜掉烂肉、换药时此起彼伏的嚎叫声，仍不寒而栗。他说，中毒后阴囊肿得像气球，出院后怕见强光、记忆力差、总感冒发烧，牙齿没几年也掉得只剩几颗。

在与记者交谈的10多分钟内，徐志夫去了6次厕所，采访被迫中断。他家的衣柜，摆满了成人纸尿裤，因为中毒后肾损伤留下了尿频这个后遗症。

据当年参与救治的防化专家介绍，芥子气是糜烂性毒剂的典型代表，纯品为油状液体，**受害者出院时已经临床治愈，但一些中毒后遗症将伴随终生**。

“每年开春和入秋要住两次院，一年动不动就是几千块，这两年不敢住了，就是买点药硬挺着。”“8·4毒气事件”受害者杨树茂因购买被污染的工地土垫院落中毒，他说，过去上百斤的麻袋扛起就走，卖炒瓜子年纯利润10多万元，中毒后身体每况愈下，拎上几十斤都费劲，丧失劳动能力后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借了不少外债。

在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铁路旁的一座低矮平房里，记者见到了当年只有8岁的最小受害者明明，她在邻居家土堆上玩耍时，把小脚丫埋在了被毒剂污染的土里接触中毒。如今已成年的明明只有80多斤，瘦得皮包骨头。她说，由于神经受损记忆力严重减退、免疫力太差总生病，后期只能辍学在家，母女俩如今仅靠母亲一千多元的微薄退休工资生活，每年还要面临高额的医疗费用。

伤逝

“生不如死”——这是“8·4毒气事件”受害者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是，他们对生的渴望又是那么强烈，因为大家都在等待来自日本政府真正的反思和悔罪。

“我们是那段侵略历史的铁证和活证，只有活着才能让同胞们更深刻地看到民族历史上最痛的伤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8·4**毒气事件”受害者牛海英等人曾多次到日本提起民间诉讼，但败诉了，日本政府拒绝赔偿**。

在李国强郁疾而逝前的十几天，日本律师南典男又一次来到了中国，联合中国民间志愿组织，为日遗化武受害者提供免费体检。从1992年起，这位中日民间友好人士就开始关注受害者，并帮助他们在日进行诉讼。

在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体检区，几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化武受害者正在体检。候诊室内，轮椅上的李国强与南典男进行了一次最后的人生对话，“我在最宝贵的年华失去了可爱的工作，每天活在病痛折磨中，我甚至不敢提当年的往事，一说起来心脏就受不了……如今就是在等待死亡，我临死前还能等来日本政府的反思和真心道歉吗？”李国强剧烈的咳嗽和急促地喘息让这次对话被迫中断。

实际上，**化学武器的受害者不仅是中国平民，日本平民也未能幸免**。日本的大久野岛如今绿树丛生、风光旖旎，这里曾是一个在日本地图上“消失”的岛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在这里秘密进行着毒气研究、生产，并用于侵略战争。**“这里生产的毒气足可以毒死全人类。”**有学者研究发现，一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这里的工厂共生产了6500吨毒气，包括芥子气、路易氏气等。

在日本TBS电视台的特别节目中，91岁的藤本安马十几岁被骗上岛，制造毒气的后遗症是长达一生的病痛——慢性支气管炎、胃癌。在TBS的镜头里，他一副严肃郑重的神情，“我必须吃饭，然后活下去”，“我要是死了，就没人为毒气的事来作证了”，说完又吞下一大把药片。

每年的4月29日，是世界化学战受害者纪念日。就在第十三个纪念日来临前，“8·4毒气事件”受害者高占义给记者打来了电话，“受害者微信群里说老徐住院了，听说状态不太好，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挺到希望到来的那一天。”